



世纪末日网络文化最酷的暴露

斥王朔，成借端引中，深入人心；成德耀道器，言词尖刺

开放之后文艺思潮最强的碰撞

黄全椒，成言老树巨树，虚的造作，成言王朔有理，该当开一骂

20世纪华夏文坛最后的叫板

鼓王朔，有直言勇气可嘉者，有幽默调侃之色者

网络以来中国文学最大的网战

黄全椒，有德树利而惟徐德尊者，有文德填海而助通刀者

网络文化 文化观察

网络文化 网络观察

网络文化 网络观察

网络文化 网络观察

文硕 李克 主编

我是网虫 我怕谁

网民对垒“金王论战”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我是网虫我怕谁

网民对“金王”论战

湖南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网虫我怕谁:网民对垒“金王论战”/文硕,李克主编. —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12

ISBN 7-5043-3455-3

I. 我… II. ①文… ②李… III. 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中国 IV. I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2277 号

我是网虫我怕谁——网民对垒“金王论战”

主 编:	文 硕 李 克
责任编辑:	王玉娟
装帧设计:	文 硕
责任校对:	邓宝荣 谷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66093580 66093583 68013201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 2 号(邮政编码: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保定市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90(千)字
印 张:	10.875
版 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043-3455-3/C·45
定 价:	19.80 元

网络时代与发言权

(代序)

北京连邦软件有限公司总裁 吴 铁

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为各自喜爱的作品和作者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相互论战,已经成为世纪末中国文坛(准确地说是文学作品市场)的一道独特风景。本来,这件事与我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文学批评与文化评论当是专家学者的事,与我八杆子打不着。但这次的事与以往有一个最大的不同,虽然最初的“战火”是由传统媒体发表了一篇“我看金庸”的文学评论文章引发的,但真正的战场却是在被一部分人誉为“20世纪诞生的最大怪物”——互联网。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互联网,这场论战也许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事,绝大多数人只能是看客,即使有千言万语也有“口”难开。而正是因为有了互联网,事情的性质全然发生了改变,对很多人来说,这不再仅仅是“他们”的事,也是“我们”的事,或者说是“我的事”。这样,这场论战的胜负与输赢倒在其次了。我们看到的是文化意义上的另一种超越:即在网络时代由于发言权的变迁从而实现了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的复原与回归。

人类社会在从低级社会向高级社会发展和进化的过程中,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深刻地改造自己。这种改造既有从猿到人的生理进化,更有从动物到人的文明提升。工业社会以前的时代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时代,人在自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政权与神权的结合,使得普天之下的平民大众与生俱来的话语权变得毫无进步的意义,只不过是人的动物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和诠释而已;工业社会则以大规模

6.10.07/25 11

的机器生产和复制为经济特征,在文化上则一部分体现为“谁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谁就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话语权作为人权的一部分,更多地呈现出其世俗的特征。所谓“精英文化”大概就是指“马太效应”在文化上的成果,这种状况是工业时代的游戏规则在文化上的滥觞。其实是工业社会的文化悲哀;网络社会以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为基础,对工业时代最大的变革在于彻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沟通方式。单向的传播与被动的接受变为双向的交流和主动的取舍。交往的时空局限被彻底打破。在工业时代被世俗力量左右的话语权现在得以还其应有的尊严。精英在消解,大众在复生。以致“人活得更像一个人样”了。

毫无疑问,“金迷”、“王迷”的论战绝不是偶然,它只不过是网络社会在文化上的一次必然出击。虽然,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现代爱情故事”已成悠悠“网”事,一篇“大连金州没有眼泪”而令亿万球迷哽咽不已的老榕也没时间再来评球,这些曾经让我们关注和感动的人与事也许会被我们渐渐淡忘,但有一点是无法忘记的,那就是: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些斑斓色彩也许只有极少数人能领略;而那些古老的蕴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共同情感将会酣畅淋漓地渲泄并得到快速的求证与呼应。

过去,我们大多数人被动地选择沉默。现在,我们人人都有机会表达,只是有一些担心:这样不会陷入一种新的宿命吧。但愿不要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沉默的时候感到充实,一将开口,又感到空虚。

为尊重网友们的发言权,在编辑思想上,本书内容基本上保持了网友们论战语言的“原汁原味”,以全方位多角度地完全体现网络文化和网络文学的基本特征。当然,一些牵涉到人身攻击的言词也作了必要的删改,以便于真正的网上论战提高档次和层次,净化网络空间。

最后,衷心感谢文硕先生的盛情邀请。这篇东西与本书的内容是无关的。姑妄言之,请大家批评指正。

1999年11月20日于北京

编者声明

编者自收集网上资讯,到整理成册出书,时经半月有余。由于时间紧迫,未能及时与入选文章的网友取得联系,敬请原谅。希望文章入选者见到本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赠送样书和支付稿费。联系电话是:(010)68935822。

编 者

1999年12月1日

目 录

第一篇 “祸”从口出 文坛惊雷

[1]

- 文坛沉寂、沉闷久矣,“祸”起王朔,确非偶然。任何事物,都包蕴着两种可能,文坛亦然。《我看金庸》炸成文坛惊雷,是否祸从口出?
- 你出书,我捧场,我发文,你“唱歌”,互相吹拍、“齐头并进”的中国文坛现状,对于王朔这本属寻常却又非同凡响的一“看”,无论听惯“靡靡之言”的一般百姓,还是习于“互不侵犯”的文化人士,能不哗然?
-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王朔也好,金庸也好,他们的作品不过是俗文化的长藤上结的两个苦瓜。“金玉论战”却闹得翻天覆地,“呸”声四起,吵成一团,有论有骂,不一而足。
- 王朔发难,金庸还击,文坛开始骚动。电子飞刀,夺命重锤,华山论剑,是非纵横,一时刀光剑影,血腥弥漫,嘻笑怒骂,各为其“主”。一场借助现代科技的网上文坛论战,就此拉开了帷幕……
- 王朔对金庸作品颇有异议,不吐不快,这无疑在文坛内外投下一枚重磅炸弹。挑战金庸,前无来者。作为文学批评,只要自圆其说,言之成理,童言无忌,但说无妨。日益沉寂的文坛需要强音。

第二篇 嘻笑怒骂 斥指江山

[11]

- “我可能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力。”这是民主社会的理想追求之一,这也是网络文化的基本表现之一。这次的网上“金玉论战”,集中暴露了网民们的这种追求和表现。
- 进行得如此大胆直露,自由率真,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进行得如此酣畅淋漓,痛快潇洒,真可谓我手写我心,心无旁骛,意接八荒,令人目不暇接又目瞪口呆;爱我所爱,无怨无悔,恨我所恨,恨恨连声;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畅所欲言,指点江山。
- 斥王朔,或借喻引申,文如春波,缓缓荡漾,深入人心;责金庸,或言老奸巨猾,虚伪造作,或言王朔有理,该当开“骂”。
- 赞王朔,有直言勇气可嘉者,有婉转同情之色者;颂金庸,有旗帜鲜明惟你独尊者,有义愤填膺两肋插刀者。金迷王迷网上论战,谁输谁赢?鹿死谁手?
- 互相攻讦,互持理由,如飞刀短镖,投枪长矛,来去迅猛,见血封喉;既有许褚赤膊上阵的勇武气概,又有孔明舌战群仕的儒雅风度,小人君子,绅士流氓,兼而有之,叹为观止。
- 其实难听的题目是金庸小说的精神胜利法。说得好听些,就像喝了酒精,说得难听些,吸了鸦片。假如你是金迷,读了一遍还不满足,不妨多读几遍,直到 FED-UP(厌倦)。可千万不要对金庸认真。
- “炒楼炒成了房东;炒股炒成了股东;泡妞泡成了老公;练功练成了‘法轮功’。看武侠爱上了金庸。”是吗?
- 我们并不是说文学批评不可以,也不是说谁谁的作品不能说——但是文学评论是建立在理论、理智、理解的基础上,而不是攻讦,不是谩骂,不是打倒一切,最终树立起自己——我称这种做法为:无聊的排他法——排除了一切就只剩下我了!中国文坛上向来不缺这样的人,可是从来没有人公然这样宣称自己是这样的,相反拼命地掩饰。

可是今天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那就是王朔！

□闹动静的王朔与粉底霜的刘晓庆，他们都是正在没落的名人。时代造就过他们的辉煌，时代的确正在淘汰他们。有的人死了，但还活着；有的人还活着，但已经死了：闹动静的王朔就是那种还活在他嘴上的“死”人。

□冬天快到了，王朔同志最近似乎又感到有点冷，于是跳出来，拽住金庸先生的衣襟，蹦哒两下，暖暖身子，可以理解。只是作法不甚高明。如果天地间充满了像王朔同志这样所谓的作家的话，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子孙也只好读读金庸了。

□王朔不过是说出了一点真话，金迷们犯不着这样嘛！冲着王先生口诛笔伐。你们在现实中有谁见过金书中的人物？金书宣扬“血仇”与“侠意”，但在现实中确实没有。

□王朔——看上去也许更适合做买卖。一不留神，误入了文坛。王朔之所以与文坛大家们格格不入，恕我直言，也许就是思想境界还差着一块。王朔，加把劲，争取赶上。赶不上也无碍，索性甩了这不好驾驭的文字行当，痛痛快快地去做买卖。以王朔的才智，成不了中国首富，也会大有收获。金庸虽雅，却是表面热闹实际空空，拜读金庸大部分的作品，从初时的疯狂崇拜到如今的望而却步之间的转变无法一下讲清楚，只是金庸的东西太无法回味，抛开表面文章我们什么都没有。“金学”？那帮人吃饱了撑的？

□从前，有两个种西瓜的，一个叫金庸，一个叫王朔。两人的西瓜各有特色，各自吸引了一批顾客。金庸的西瓜仍然那么抢手，仍然好评如潮，有如酒中茅台，人们甚至对假冒产品也照买不误，让那些生产销售盗版西瓜的不法商贩狠赚了一笔。而王朔这个西瓜“看上去很美”，并就叫做“看上去很美”牌，这个“看上去很美”的西瓜“吃上去一点也不美”，于是在市场上遭到惨重失败。

□《痴人》，你好！看着你《浮出海面》，《看上去很美》。你怎么说：“千万别把我当人”呢？我知道《你不是一个俗人》，我也了解你因《无人

喝彩》变得《动物凶猛》了，你《懵然无知》，是一个《顽主》，《一点正经没有》。你是《刘慧芳》，《我是狼》，真打起来有你的好吗？你们面前《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可要三思啊！！

- 王朔立即正色对金庸一抱拳：“金大侠是长辈，便请先出招吧，晚生领教！”完全是金庸书中的纯正做派，惟妙惟肖，观战的各路文坛高手纷纷点头。王朔不但显示了他对金庸之道的把握，同时自居晚辈礼让长辈，并将金庸逼到以大欺小的位置上，自以为已然先声夺人胜出一招，不禁面露得意之色，看金庸如何应付。

第三篇 酣畅淋漓 快哉快哉

[105]

- 纵观“金庸论战”及其网民对垒情况，可以看出，基本上是围绕文字之争、文学之争和流派之争三个中心，展开讨论的。但因王朔《我看金庸》文带调侃，语气非常，明显带有蓄意挑战、责备求全意味，故而激起众愤。
- 文字之争，先声夺人。金派紧扣王朔“码字”文学为文字垃圾，尽量回避金庸“行文啰嗦”的指责，嘻笑怒骂，淋漓尽致，但感情多于理智，有声嘶力竭、赶尽杀绝之感。
- 王派根据《我看金庸》一文，条分缕析，逐点指陈，借题发挥，颇有理性，但因王朔前文逻辑虚弱，行文随意，王迷攻守之际，似显底气不足，难以纵横舒展开来，殊为遗憾。
- 浮光掠影，寻章摘句，出憋闷之气，泄一时之愤，如此而已，略显单薄。或深刻剖析，或借喻搞笑，值得一读，但难成擂台气候。
- 流派之争，源出王朔。《我看金庸》言论之间，流露出我是巴黎，你是外省之色。于是，一场王朔发难，金庸迎击，“大腕”作家纷纷表态，文坛惊梦般轰轰烈烈的文学论战，在网络之中如火如荼展开起来。
- 网络是主战场，没有网络，我们即使心急上火，也是徒有慷慨论战之气、攻城掠地之志，何来“酣畅淋漓，快哉快哉”？

- ☐ 王朔说金庸用的是死语言，以浙江话和广东话不能入文，金大侠不精于口语，故以文言死语成文，侧面标榜我王朔以北京话入文，是活语言。
- ☐ 毛泽东以湖南人之身入主北京，一生乡音不改，诗词以口语取胜，难道是北京土话的熏陶？鲁迅、胡适、沈从文、茅盾都是北京话？不懂北京话不能写出活语言？
- ☐ 王朔其实很羞涩，作品也是。说句自作多情、一厢情愿、自己抬高自己的话，那么多骂王朔的、信王朔的人，根本就读不懂王朔的书，即使是那些貌然出于文化界的名人诸如王蒙、张承志等等之流，也没有见他们对于王朔的作品谈出多少深邃的东西来，什么王朔是逃避崇高、王朔是痞子作家、王朔是反文化的，用王朔自己样式的话来说：全是扯淡，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该玩什么就去玩什么吧，反正把你们都玩（骗）了。
- ☐ 金大侠的书我在高中时代就已领教了利害，确实不敢恭维，一个班50几名学生就有40几人在攻读金大侠，好像真能从中学到什么高深的武学，可悲呀！王朔的读者层次略高些，就算是知识分子吧；也可能确实有一些意欲了解生活、关注生活的读者。王朔的书我读得不多，倒并非没有闲暇，而是那里头打动人心的东西、真正使心灵震撼的东西实在太少，王朔和金庸，你们也该反省了！
- ☐ “我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文痞，混迹作家群中。”“我虽没念过大学，但水平在大学教授之上。”“40岁以后觉得只有骂人才能保持年轻的心态。”“闲着也是闲着，就骂骂人吧！”京人王朔对自己的籍贯非常自豪，他说：“北京别的不出，就出二锅头和一些人精儿。”去过意大利的王朔对意大利女人赞不绝口：“黑头发，个头不高，跟东方人差别不大，但人家没咱中国女人的一脸嚣张，满眼欲望。”谈到“绯闻女友”徐静蕾，王朔则极力“避实就虚”，称“还没到那份儿上”。
- ☐ 《看上去很美》时，王朔像一个待产的孕妇，离预产期还有好几个月，就迫不及待地发布记者招待会，对外宣布：我的孩子将要成为世界名

人,为了不让别人的孩子和我的孩子重名,现在将名字保密,以“不用看也知道他(她)很美”代称,等将来载入世界名人录的时候,再公布姓名。

□王朔能炒,全在于他活得太累,在金庸的盛名下活得还有些窝囊,金庸可算是“金馒头”了,一蒸一屉,十四屉,饭量再大也能混个饱,但吃完大家又去接着吃第二拨,第三拨……,你让王稀饭之流怎么活?别说只跳出来嚷嚷两句,砸了你家窗户玻璃又怎的?他是阿Q兼流氓他怕谁。王作家,别搞坏了中国人的形象啊。

□“王朔是什么玩意你还不知道?他跟咱们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我们是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而有些东西,只是动物,却无理性。你说他是人,为什么他不按人的思维说人话?他不说人话也不是第一次了,也不是第一百次了,他从小到大都这样,犯得着浪费我们的理性去跟他这种没有理性的人斗吗?”

□沉寂了一段时间后,王朔先生终于又站出来了。真想不到在这段时间,他从一位痞子文学家一跃而成了卫道士。这正如一个花光了钱的浪子,赋闲在家时突然发现,是振兴祖业的时候了。于是,他找到了一个困扰和荼毒了全世界华人数10年的70多岁的老哥们开刀了。而金庸怎么还没有人批呢?

第四篇 恩怨是非 雅俗论坛

[277]

□除非个人恩怨,文坛论战无是非,除非门缝里瞧人,文学创作无雅俗。

□文坛公案无是非。如果说文学创作有雅俗,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时代风俗和群众喜好,就是创作的雅俗。大俗即大雅,大雅是故做雅。

□雅不是阳春白雪,冰玉峰巅;俗是一种创造的俗化,进而通俗,继而雅致——雅即俗,俗即雅是也!

□王朔和金庸,用不同的表现手段,俗化着创作,又通过相同的文学美

学，闲雅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通俗文学，不是俗气的文学，而是因创作而俗化的个人风格及生活历练。

- 看上去，似乎《我看金庸》一文并非故意要与金庸结下文坛“梁子”，惹出个人恩怨是非来；以金庸的个人风格和儒雅风范，也不精于“痞战”，或不屑与战。当然，这纯属姑妄言之……
- “无意哗众取宠，或厚此薄彼”，真正目的，在于“引起广泛文学讨论，乃至重振文学声威”，这也是本书的编辑初衷和价值诉求。
- 这两天客栈是发了千年一遇的大洪水，去年的洪水比之现在只不过是儿戏矣！革命形式不是小号，而是大号！不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金庸与王朔，也只能经这一观点来比高低。金庸嘛，文化功底那是很高的了，王小子也有他的优点，但是流里流气的痞子文化那也是金庸来提鞋都配不上的！一日弘扬传统文化矣，一日宣传有点侠义之心的痞子矣！
- 王朔一不留神，竟为文学批评家捉刀。王朔直言：金庸大度。我们终于没有见到因批评而引发“齟齬”甚至“对骂”。文学批评的失音已非一日，致使文坛混乱惨不忍睹：水平参差，鱼龙混杂，良莠难辨，谁人梳理？一方面是文学状况寂寞，一方面作品研讨会红火，无论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钱就可以张罗、吆喝，请出一大溜儿名人捧场。如此情形下，终于斜刺里杀出个目不识相、口无遮拦、了无忌讳的王朔来。“我没有王权，但我有一支笔。”
- 我是个女性，因此，也不会对金庸或王朔抱有太多的感情倾向。王朔对金庸的批骂是对是错我暂时没有什么兴趣。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会引起社会上如此大的反响。金庸的名气太大，地位权威？王朔说得太“难听”？我相信这些都会是原因。但我总觉得这之中太多的声音都让我产生联想。诸如，关于偶像，对言论的棒杀等等。看了网友的许多文章和观点，大都集中争论于：王朔有没有资格说，他说的对不对之类。但是，我想问一句：他能不能说？有句很有名的话，是法国的一位启蒙思想家说的，“我也许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

你说话的权利!”

□金庸与王朔,我都喜欢,两位虽然走的都是“群众路线”,但南拳北腿,不是一路。最近小王耐不住,要踢老金的馆,多半是看不得金馆的红火,老金北大客座教头,浙大名誉院长,名列本世纪中国十大高手,两岸三地,登堂入室,看得小王好不眼红。老金对小王,不是一个级别的较量,对付“王八拳”,只须负手喝一声“老夫岂能与一小儿一般见识”,扬长而去,办一些“侠之大事”去也。至于小王,赶超《红楼梦》,摘诺贝尔奖,还不够忙的?还有闲心扯老金的后腿,岂不要让我辈殷殷期盼落空?

附录一 王朔档案

[331]

附录二 金庸档案

[332]

第一篇
“祸”
从口出
文坛惊雷



朔挑战金庸了。

文坛,王朔惹“祸”了吗?

缘于一篇被人们称为“开骂”的随笔性评论文章——《我看金庸》。惊雷般炸响,文坛、网络、报刊……

据统计,自1999年11月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王朔《我看金庸》一文以来,短短一周时间,光北京“新浪网”就已发表网友评论字数上亿字,全国各大中报刊媒体载文数百篇,近20位著名作家纷纷发言表态,品评议论这场文坛“官司”。

《我看金庸》区区三千余言,亦为一家之论,且,该文作者素以“流氓”自居、口没遮拦、开创文风而众所周知,今日何以如此“重磅炸弹”和“晴空霹雳”?是因为祸从口出还是因为文坛惊变?

毋庸讳言,文坛沉寂、沉闷久矣,“祸”起王朔,确非偶然。任何事物,都包蕴着两种可能,文坛亦然。沉寂日久的中国文坛,一方面表现着可能的虚假繁荣,一方面掩盖着深沉的矫揉破败;这样,因果联系,必然出现这种走势: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亡。你出书,我捧场,我发文,你“唱歌”,互相吹拍、“齐头并进”的中国文坛现状,对于

2 我是网虫我怕谁——网民对垒“金王论战”

王朔这本属寻常却又非同凡响的一“看”，无论听惯“靡靡之言”的一般百姓，还是习于“互不侵犯”的文化人士，能不哗然？

“老字号”金庸前辈“武学”宗师地位的不容挑战性或不容无端动摇性，是这场“官司”扩大升级的内在动因。据估计，在华人世界，金庸武侠小说已发行上亿册之多，若以发行量计，金庸为世界文坛之最。金庸迷有多少？文化浸淫上，几十年的“金庸情结”会不堪一文之击？伴随金庸武侠小说长大的人们，能容忍王朔“痞里痞气”的挑战和“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的“我看”吗？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人们一般认为，王朔也好，金庸也好，他们的作品不过是俗文化的长藤上结的两个苦瓜，王朔批评金庸作品是给“现代太累的人停停脑子”用的，惹起大家齐声发喊，你王朔“瓜”是大俗大雅啦还是“五十步笑百步”啦？是自命清雅啦还是冰晶玉莹啦？总之，你“码字”的王朔师傅不仅应该回避文坛上敏感的雅俗问题，而且你还没有这份资格去“看金庸”瓜生抑或瓜熟。因事属王朔首先发难，文词确凿，金“大侠”又老成持重、避实就虚、攻守严密，致使王朔迷们虽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却无缝可盯、无影可捉，干急猴急，难成气势。无疑，王朔“开骂”之际，即成众矢之的。

最后，从互联网上看来，网民对垒“金王论战”闹得翻天覆地的又一关键原因，是“王爷”的某些批评性文字，超出了文学评论的范畴。有如王朔讲的“一不小心”将弄出另一部《红楼梦》一样，他这一次一不小心竟弄出“没吃过猪肉”的话来，使得网上“呖”声四起，吵成一团，有论有骂，不一而足。

原因种种，上述不过挂一漏万。但不管如何，“祸端”已然开启，文坛开始骚动，尤其网上，电子飞刀，夺命重锤，华山论剑，是非纵横，一时刀光剑影，血腥弥漫，嘻笑怒骂，各为其

“主”。一场借助现代科技的网上文坛论战,就此拉开了帷幕。

文坛公案无是非。重要的不是双方对垒的最终结果,事实上也不可能有法院裁决般的具体结论,重要的是我们为何而战和怎样论战……

□王朔:我看金庸

[编者按:你可以不关心,不喜欢,不推崇,但你不会不知道 80、90 年代中国文坛上存在着金庸和王朔这两个人。作为极具特色的重量级人物,他们极具特色的文学作品和据此改编的大量影视,无疑对文坛内外几代青年深具影响力。

但偏偏,王朔对金庸作品颇有异议,不吐不快,这无疑在文坛内外投下一枚重磅炸弹。本刊刊出此文,无意哗众取宠,或厚此薄彼。因为一:挑战金庸,前无来者。正如文学的植物园里,既有鲜花香草,也有嶙峋怪石。作为文学批评,只要自圆其说,言之成理,童言无忌,但说无妨;二:和声构成交响,斑斓组合繁华。日益沉寂的文坛需要强音。如因此文引起广泛文学讨论,乃至重振文学声威,是价值所在。]

金庸的东西我原来没看过,只知道那是一个住在香港写武侠的浙江人。按我过去傻傻傻傻的观念,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尤其是武侠,本是旧小说一种,80 年代新思潮风起云涌,人人惟恐不前卫,看那个有如穿缅甸裤戴瓜皮帽,自己先觉得跌份。那时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琼瑶是牢牢钉在低幼的刻度上,她的拥戴者一直没超出中学年龄,说起喜欢的话也是嫩声嫩气,也就是一帮歌迷捍卫自己的偶像。她是有后来者的,大陆港台大批小女人出道,把她那一套发扬光大。现在那些玩情调的女人说起